

戰時小說中之

廿六年出版

飛將軍抗戰話

鄭振鐸等著



戰時出版社出版



飛
將
軍
抗
戰
記

抗戰出版社

目次

我怎樣轟炸出雲艦	次霄	一
奇偉的夜襲	景江	一二
我空軍炸敵日擊記	鄭振鐸	一四
空軍的處女戰	黃源	一七
重陽空戰記	慶安	一九
★ 十三架飛機加一條潛水艇	徐星	二二
★ 大鵬	柯靈	二八
★ 悼同學閻海文	趙銘綱	三七
★ 梁鴻雲殉難經過	佚名	三九
★ 空軍烈士高謨的一生	吳運開	四〇
★ 一死一生的兩個航空英雄	徐志麟	四三
★ 飛將軍孫桐崗股險記	佚名	四五

空軍英雄陳盛驛	敘	四八
記空軍戰士黃光漢	吳運開	五一
記飛將軍高志航	東海	五一
飛將軍黃廣慶及其慈母	希君	五三
女飛行家楊瑾珣	映雪	五七
★ 戰士	馮平	五八
★ 我翱翔在天空	鄭振鐸	五九
★ 空軍歌	何家柁	六一
★ 航空軍	艾蕪	六二
★ 閻海文	趙景深	六三
★ 附錄(千機毀滅日本論)	李浴日	六四
★ 空軍佔絕對優勢	金則人	六九
★ 中國空軍之勝利	佚名	七二
★ 中日空軍之異點	落霞	七三
★ 空軍職績	佚名	七四

我怎樣轟炸出雲艦

次 霽

花邊白影中的閑情

一束剪秋羅在迎我的面，每當我不甚覺到疲倦的時候，這瓶放在我牀邊的美麗的花，便映到我眼上來。我也暫時感到疲乏了。於是這束花便成爲我安慰的對象。

我像做了一個甜蜜的夢，昨日在深不可測的高空活動，今日却落在這離地面不過一尺來高的牀上。要是不會想起創傷的時候，我不覺失笑了。此刻，我的周圍完全是白色的，除藥物以外，從覆在我身體上的被褥，到天花板，給我一眼是純潔的印象，這種環境會使人發生高雅的感覺，又清靜得使人寂寞，所謂和平，似乎就在這里，我們想要呼吸到和平的空氣，也祇有這里的事實可以形容和平這種理想。

學園時代的風趣濃

可是我是活動慣了的人，對於這種靜止的白色反而不安起來。雖然，天空中也是白色的，但那是流動的，奇異的透明底雲層。顯然地和我目前的情狀，意味是兩樣的。每當我的機身穿過那卷積雲的時候，分有次序的濃淡底雲層，像在剝果皮似的，被我的勇氣退在遼遠的後面，這樣我便感到一種神祕的愉快。我之所以歡喜駕駛飛機，也就因爲由於我這種性情和幻想養成功的，不妨說，正是這麼關

係，而決定了我現在的身分。

我的學習航空，從開始到如今，年代該是和航空教育同樣長短的，這就是說，中國一有航空學校，便有了我這個學徒。但我自踏出校門後，生活並沒有多大變化，不過駕駛飛機比較讀講義的機會多了。到這期間，我可以把大部份時間放在駕駛上面，除自由地稍涉及理論外，給我却學了不少的花樣——各種特別的飛行技術運動，如基本的：Aerial Spin, Zoom, Slide, 以及 Nose Dive 等運動，我可以隨自己的趣味換調飛行。雖然，偶有時候，機上附加了各種武器，作為作戰的姿勢出現，但這只能算為一種難得的練習，而絕沒有機會使我有增多作戰的經驗。不過我總希望能有這種時機來到，每當時局緊張的日子，我就非常興奮的，我往往暗下去撫摩我常用的那隻飛機的駛盤，默祝它立刻昇騰起來，表現抑鬱在我胸口那種憤懣後面的能力。可是我的志願像傳染了寒熱病似的，隨着時局在昇退；祇想從實地作戰上得些經驗，以為學校教育不足的補助，結果仍是失望，還是一個飛行家質地的，騰雲駕霧的遊歷者；也許在地面上看見我們的朋友，羨慕我有一表仙氣的逍遙，其實這正是我的苦悶！

時機到來之前一夜

終竟給我期待到了，這是兩週前的一個清朗的早晨，我將要作第二回騰空的時候，我的左足正跨到踏板上，出乎意料的接到本隊傳告的準備出戰底密令。在這一忽間，我感動得眼邊滴出淚水來

了，有如困龍越出了泥沼，我像是已經昇飛了，而不知道身體離開了機身。這時，該不祇我一個人有這樣興奮，我敢承認，凡是我的伙伴都有這樣情形。

我是屬於最老的一隊，因為歷史的關係，所以被伙伴們稱爲阿米巴隊。但並非全隊是資格老的，却是在「一分隊」這三個單位中有一個是新的伙伴。但在系統上，我們要算第×隊了。應該這些沒有多大關係，至少在作戰能力方面，根本我們從未實際地「機對機」的搭當過，即是我們長官，也不便定出誰強誰弱的成見來。

于是在這回戰爭發動的時候，首先便被派到我們這阿米巴隊上來了。這好像一種傳統的成規，即是，不可免的表示當「以老爲先」的厚意。自然，我們對於這種厚意是一致歡受的，那怕是自不量力，不幸的事穩定會落到頭上的，這都因了甘心的慫恿，似乎無暇顧及了。

領空上的處女戰爭

在我們起飛的時候，錶針正指着十點三十五分，當我在扳發動機之前，仰首看見頂上一片飛快的積層雲走過，轉眼我的同隊的一個結實底伙伴先我升騰了，不覺起了競賽的心理，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似很能清醒人，想是機底的那些豐潤的草原的隱味；不過我稍旋動手裏的駛盤，那在遙望中的無邊底綠野便失在我老遠的背後了。

我所用的機，是一架陸上偵察機；此次我出使的任務是偵察敵方兵艦分佈的地位。平時，聞說日

本軍在這方面的射擊力是很可忌慮的，爲防衛萬一起見，也便帶了一顆輕炸彈。我想，即是不遇到被射擊的場合，我亦當留給他們一個禮物，無疑的這種觀念是不正確的，除非敵人疏忽了。事實上決不會，果然給我的好意所蒙蔽了，當我的機身距水面還不到七百尺的時候，就像急不過來似的由艦裏對我這邊射出八九發強烈的鋼砲。雖然這是我初回之際遇，但我心裏並不慌張，不過比較機警一點，而仍然在黃浦江上飛行，那知道泊在江中敵方的艦，全都響應起來，立刻把靜靜江面弄得烏烟瘴氣，可是我還不就走，在目的未瞭然以前，偏要降低些，近一隻艦頂僅有五六尺，等不到他們開砲，我已經轉了方向，只來一個倒衝，再掠過一隻可以看清敵人鼻目的巡閱艦，然後我才高速的攢升。可惜那兩隻經我訪問的戰艦所發出兩尊回敬我的砲，却意外的落空了，反而在匆忙中給我投下一顆輕炸彈。當時不知道投中無有，那我已升到一千尺以上的天空了，這是幾百年來被屈辱的中國第一次底吼聲！我脫去那炸彈的一刻，我只覺到這是我自出母胎以來，從未有過的快感，當彈落機身減輕之際，似乎就是我的責任也減輕了許多。

這樣以後，機身便似受了我暢快的心境的感應，於是在萬重的雲間飄逸起來，非常得意，在我穿着濃雲的時候，就像小孩子和家貓嬉戲，常作急轉灣，回避它，或作翻內圈的動作，給它一個逗笑的包圍，當我從高空投向機場的一段歷程中，突然感到一陣寒流經我的身邊，同時機身微感不安，待我進休息室的時候，從窗內看出，天空泛起了數點的雨雲來，而且那可親的蔚藍的天色也便被掩蝕了。

具理從砲火中探求

在我還未吃完午餐，就接得緊急命令，我卽半席離去，我趕忙穿好航行服，登上那架給我們預備好的單發機的轟炸機，早有兩人進去。我們各別的行了一次注目禮，接着一個隱然的微笑，當我們赴戰之前，這樣，確可以團結我們的心。

這回，我們熟絡得多，同行的共有一大隊，內中除和我們同樣性質的七架機，此外一架是雙發機轟炸機，一架是高速轟炸機。我們夾雜起來，三架一列的有程序的成爲三排，我這一架的位次正在第三列第二排中，當騰空一千五百尺的時候，我們還是結隊而飛。待到將要降落之際，首先那架高速轟炸機離隊了，接着我背後的一架和左邊的一架又離隊；當在我們橫過距防衛司令部（敵）的地帶，我們便受指揮的命令分散開了，方我們這架機折回東去的一刻，則可以隱約的聽到轟炸的聲音，想必這就是先我們到的高速轟炸機的成績。自第一次轟炸響了以後，却便連續接下去，這時全隊在動員了，我們在偶然間會到那架雙發轟炸機，這回可響啦，想是投下三百公斤 TNT 的地雷炸彈，其爆力真是振天動地。

我們這一架就趁這個機會接連投了兩顆彈下去，該是敵艦對這突然來的襲擊確起惶恐，亂發高射砲，不知是技術不高明，還是因過分慌張，總打不中我們。有一彈本來可以擊中我們的踏板的，那就完了，可是並沒有，却穿柱翼間過去，這不過是我們側滑一下的關係，竟給我們脫了險境。

轟炸和射擊交錯的猛鬥之中，我們又向一隻近泊岸邊的巨型兵艦投彈，這就是今天必須以強頑的鬥力解決了敵方的司令艦——出雲號。我們預備擊中它的要害，便低低地滑飛下去，再向它投落一彈，同時則用機關鎗掃射。可是結果，我們之機關負了傷，機翼被破壞了一部份，正在我們袖身脫險的時候，由激浪中瞥見我們另一架機受了重傷。幾乎要跌落江裏，但勇敢的伙伴還掙扎着，畢竟突破了重圍，我們這兩架同患難的單發動機相偕的飛出市區以外。

這民族解放底材料

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，正在我避開一支襲來的空氣的大壓力，預備側滾的一剎間，忽傳來一聲沉着呻吟；當下，我還以為是機翼漏發出來的顫音，那知道原來是我們的伙伴，因受重創過度，臨終的慘語！可惜我沒有留意到，只見他的血染滿了一身，大概是給兇暴的砲全部炸裂了，我覺察他的胸口還在跳動，爲了存心救回這個垂死的伙伴，同時想可能的保持他的體溫，便向低飛行，放足已不能再放回的四百五十四匹馬力。雖然這時我的左手也被擊傷，感到痛楚和困難，但還勉強支持，每在我用力挨那駛盤的時候，血便沿着腕臂流。要是比起那重傷的伙伴，我這點却不算什麼了。我囑他一個伙伴留意他，他很傷心的告訴我，說連衣服都掩不住他淌着的血。我回頭看他的血像突泉似的在噴流，再受機身的振動，血已經溼透了他的坐位，且直向大地上滴。這是我們奮鬥的民族的材料啊！他在等候他的血流完，現在面色已是慘白，眼眶也深陷了進去，可是他的眼睛却很鎖定的，不時還對我們浮出

超然的笑，這是偉大的戰士底精神。

「朋友請忍耐，祇有三分鐘，你就可以進醫院了。」

我想不出更好的話，因一時間的感情湧上喉邊，便這樣安慰他。

「不要緊，你們顧自己的事。」

說完，他便把創傷最大的頭部埋向衣袖間。似有意遮避這引人着目的地方，不讓我們分心他。

於是我的眼邊潤濕了，正在艱苦的民族戰展開的時候，如果半途失去我們這樣有力的戰鬥員，這損失實在太大了。我感到視覺遲鈍起來，現在前面是一團模糊。

「轟！」

又是敵人發來的高射砲，幸我發生急智，連避了幾響，祇見黑煙環繞着機的邊緣。加以天陰，風又大，我們好像在黑暗中探摸，當我想到背後這可憐的伙伴時，我便勉強忘却自己那破的手，咬緊牙齒，鼓起殘餘的潛力，找我們的歸宿地；閃爍我神彩的目光有如餓鷹在搜索食物的光景，向無限的飄渺的空間，衝衝，衝出我們恐怖的死境。

正是要受傷了以後

傍晚時分，我想調節筋力，向棗色的小屋後方，沿着機場邊緣散步，足踏在柔軟的草上，精神很覺舒適，那我受創的手，已經過一次藥水的消洗，且紮好了綑帶，固然不免感到痛，但我沒有報告上臺，借

此機會休息。我更要振作起來，我身上的血不能白流的，即使是一滴血，也不該背着敵人流。我邊走邊感興奮，雖是血滲到綳布外間，殘陽的餘輝從草雜的雲片後面漏下來，映到遠方的山崗，這樣的美景，對於一個勞倦後的人，確是非常安慰的。大概走了一百五十米突遠，將要轉彎，却遙見西角有個人在招我，立刻我變了快步，向那被風飄動的白色底信號奔去。

我還未踏進辦公室，知道又要出發了。隊長眼睛似乎在注意我那受傷的手，却躊躇了一會，說：

「不便？那就不必出去。」

但我已會意到，我便掩飾去這「不必」的理由，故意伸出那隻受傷的手，而且近他的面，張開不自然的手掌，活動給他看，實際我毫未失却作戰的能力。

「這不過彈片擦破一點兒皮廂，沒有關係。」

我說：表示願去出力。得隊長命令後我方知道我們一架機被敵方包圍襲擊，正在萬急中，於是，我便逕向停在東南角的那架單座戰鬥機奔去，這時勤務已加上了油，我打開機門，一躍而上，運用非常高的上升力飛行，在狂風中，邁進，直達八千尺高度，然後向着目的地插落，一剎眼，這幅強硬的鬥爭場面，便呈現在我機前不遠的地方，見二架敵機在追逐我們這架機，正是迫不得已間，但我並不茫然上去救護，只據我途中決定的戰略，操向它側方飛行，想在他們注意力集中於我們那一架機上的時候，出其不意而痛擊之。於是我以神速的運行，來一次翻外圈。

一段傳奇似的插話

正在這其間想是子彈已完，抖然的我們那一架機凌空升上，這是出於敵機意料的，當然，敵機不肯放鬆它的，即二架敵機便同時而且同速率的斜升上去，恰好在我們那機出頭不遠的底下，敵機便作為畫一個九十度三角尖向記點描去似的，連同我們那架機互撞了，立刻遭受很大的損壞，都飄搖的跌下去。誰知道，我們那位智勇的伙伴，早已乘飛行傘安全的降到地面，以一架已不能脫險的機，陪葬兩架敵機和兩個飛行員，究竟是上算的。這是空戰的奇觀，要不是崩身於戰圍中，決計看不到的。這種非常的戰術，是我們絕好的經驗中的教育，可惜到此刻我還沒有調查出是我們那個伙伴。

一場好詭秘的格鬥

話得說回來，看了這場惡戰已結束，當我起折回的念頭，不料遇到一架自己的機，默測它似很愜忙，待不到我們接近，不知幾時來了一架敵機，盤旋於我們機上，有似監視我們的行動。我們不約的立刻遠離，我一急轉彎，預備佔它的上風。說時慢，那時快，他已經發動了機關槍，當然我不肯相讓，就用測術，同時扳了聯動器 (Coin)，立即子彈由螺旋槳旋扶圈間發出，也許我的雄心使我佔了攻勢。那知它伴逃，或對我什麼不利，我向四周警惕着。果然它向我投來一顆燒夷彈，幸我未追上去，得免機身燃燒。在我退一著後，我便緊隨着它，眼睛注視照準器 (Sight) 發出的子彈和我的行動一致的，結果迫得敵機走頭無路。在我偶一側眼間，望見我那戰友在和另外一架敵機抵抗，兩邊戰力均等。再自西北角，

悄然地，飛來了兩架敵機，不一刻，却一在我左側上方，一在我後邊下方，高高低低，一共有五架飛機會合着。既到了這情形，我便暫時放棄那被我壓逐的敵機，轉向與新來的兩架週旋，因為飛行不久的關係，顯然看出它們的強潑的活動。雖然現在已被敵機重重包圍，但我要生存，決定施出我未有的戰鬥；萬一有什麼意外，我也得予對方一個大的損失。

於是，我便展開僅有的慧力，心地很沉着而且很機敏的，突向阻擊我最力的兩架敵機間側滾出來，乘便就將正和我伙伴在鬥逐的那架給逃跑的敵機，一次迫近的掃射；恐忙它的鬥力不強，已是疲倦，祇經我一夾攻，就負創傷逸去了。但還有兩架，怎麼也不輕鬆我，合力對我射擊，一時便陷於混戰狀態中。約經過五分鐘的惡鬥，我的那個唯一的伙伴，因受重創飛走了。現在只剩下我一個，在應戰兩架頗強悍的敵機，已到這樣，我惟信賴自己的堅定的意志，和非常的毅力來對付險境。

生命寄在 *Beard sight* 上

我忍着一身重創傷的痛楚，目光注射那準星，即 *Beard sight*，或是那被風狂吹着的風標，以為剎時分減痛楚的對象。或上或下的敵機，彈子像是暴雨似的向我打來，我以自衛起見，用盡我行駛的技能來回避它們的擊襲。我感覺到全身已經潮濕，血腥味被寒流沖散開來。我欲暫脫這險境，我便伴作跌落，低了它們一格，向下連續的「旋飛」。但我的體力已不允許我這樣做。不到七八轉的旋飛，便不能再支持了，從高空直跌下來，我的意識也模糊了，至於無線電信，似已隔斷，失去它的性能。一切都

完了！我忽發生這一轉念，「民族還未解放，責任上却不容我犧牲的。」怎麼腦筋像被毒針刺激一樣，立即渾身的血液沸騰起來，還在不知不覺間，機身却已攢昇。其實這時機身跌離黃浦江面，只有三米了，稍一差池就可以完結這架飛機和我的生命。

在暴風雨的高空，展開了我們一場毒辣的格鬥，到黃昏時候，我才結束這一天的活動。據說，我駕駛的飛機，幾時降落到機場上，不單我自己無從知道，連留在機場的人都未注意。待到發覺，還以為我是一具屍體。

感謝當在威力圈外

意想不到的，這具屍體此刻又已復活了；藉各方面的助力，要想感謝賜我的美意，惟有希望我的體力能早日的復原，再上戰線去！最低限度，要先把敵人絕跡，自由飛行我們領空的二百餘公里威力圈以外。

我一刻也不會忘了我的職能和宿仇，這里還有一方窗子，既可以看到高朗的天景，又可以看到敵機的行動。由此，使我對它們更深的認識，而更加的渺視！

當我擱筆前，該感謝這隻負傷的手，歷七八小時為我記錄這段回憶，使留下我生活中最寶貴的一頁。再是，那縷縷的花香，由它減除我病境中無限的寂寥。

奇偉的夜襲

景江

我永不能忘掉，這壯美的偉觀：在一個月白風清之夜，我空軍作了一次英勇的夜襲。

秋天空氣是那麽高爽，傍晚在少女的眼睛似的清遠的青天上，一輪淡白的月輪佔着，人們都知道，今宵將是一個皎潔的月夜，天還未黑，星就閃動他金色的眼睛，接着這輪明月，也舒出了他的光波。在中國對於顏色的分別中本自有「月白」的一種，月的顏色，實在應該獨闢一種的。因為牠不是白——比白多些微青和嫩黃，但也不能就說微青或嫩黃，因為他還有光亮的銀色。

本來，無論秋月何等明淨。大上海的中心地的人，是不會感到的。因為數不清的電燈，拼成了一道光，使明月完全失色。就是月光不為所奪，人們也完全給五光十色的霓虹燈引去了。

滬戰開始，霓虹燈光一掃而空，就是電燈，也在幾個最高樓閣的小窗中亮着。我真懷疑這明月是來報復幾十年來的仇恨哩！他似乎把所有的光波儘量的舒出，把世界完全浸在水晶瓶裏，忽然我的不可改的劣根性又發了。『趁此砲火暫息的時候，且到屋頂看一回月再說。』於是跛着鞋，走上了屋頂。

全上海都像蒙上了一層玻璃紙，而在燈光下照着，光明瑩徹。黃浦江像一甌牛奶，凝重而光潔。月很圓，星稀得很，除了很遠的天末，更沒有一絲雲彩。

忽然，黃浦江的日本軍艦，發出一種奇怪的呼聲。幾天的經驗，使我知道這是我軍空襲時日方的警號。警號還沒有斷絕，空中就起了一陣宏大的機聲，我便抬頭看去。起初，是什麼也看不到，後來，窮盡了我目力，才看見先後五六架飛機，很快的從西南飛來。他們飛得很高，使人想起春天，專愛在白雲上釘着了字玩的燕子。但到租界的上空，最先一隻，忽然流星一樣的斜下，這完全像失去了駕駛人一樣的斜墜，但是，我們立刻就知道這是擲彈的準備，因為當日本軍的高射砲發出了一團團濃烟時，牠又很快的飛了上去。高射砲又多了幾個，圍着牠打去。他就一直向南飛。

就在這高射砲開得最激烈時，上下盤旋的幾隻，忽然用了最高的速度，從高射砲的濃烟裏掠過去。接連的向虹口日軍陣地投下好幾枚炸彈，立刻，濃烟就像夏天雷雨時黑雲似的翻了上來。

日軍的高射砲，爲這出奇的襲擊所震懾，他一時似乎很不方便對正方向；直到第一個砲彈開出後，濃烟已經成爲天然的烟幕，而我們的飛機，却再就原來地位，投擲了幾個炸彈。

黑烟迷漫了半天，最上最濃，中間稍淡，最下簡直是通紅的火燄了。東虹口是日軍的陣地，他們據險而守，取攻勢的我軍在前進上比較費力；現在這樣的轟熾，是非常有利於我們的進攻的。

烟越來越多，我們的飛機已經安全的飛回了。而日軍的高射砲，也靜止下來。

夜氣還是那麼清，月還是那麼明，這壯烈的一幕，已經在這秋夜中表現過了，英勇的空軍啊！青天是更好也沒有的大紙，你們用你們的武器與熱血，在這偉大的紙張上寫作絕世的偉作罷！這偉作，將

永不會泯滅，將永遠的光輝。

我們的空軍，是向東北方面去的。吳淞口外敵人的兵艦和援兵，是很多很多的，停留在那裏；我想你們趁此明朗的秋之夜，是會去從事更偉大的著作罷！那末，上是青天，下是碧海，你們將更大的揮灑熱血！蒼鷹劈大海，我心醉着牠的雄姿，何況是你們呢，何況你們！

真是大時代啊，你使我看到這壯美的偉觀！

（辛報）

我空軍炸敵目擊記

鄭振鐸

上午，我在法租界的西區辦公，聽見陸陸續續的砲彈的炸聲。

「這是高射砲！」一位同事說。

另一位同事剛從外面走進，歡容滿面的說：

「我空軍出動了！」

立刻，全辦公室裏的人都交流着喜意。

砲聲炸聲不斷的響着，如夏雷似的殷殷隆隆。

天色陰灰，浮雲一塊塊的在天空疾馳而過，風力至勁。

午飯時，流傳着種種的使我們興奮的話。